

主題：文學與人生

綠色

李秉霖

就在這樣一個早晨醒來時，我的世界變成綠色。我眨眨眼，隨即揉出兩小撇綠色的眼屎。

下床，閉著眼睛摸進廁所，劈啪地打翻一地的瓶瓶罐罐才找到牙膏，刷牙時告訴自己，等一會兒張開眼時應該就好了。舌尖嚐著冰涼涼的薄荷味道，我偷偷的眯了一眼水槽裡的泡沫，淡淡的一層灰綠，像是綠豆脫了皮褪了色，在深綠的水槽裡發著牙，顯得單薄可憐。我一面責怪自己怎麼從來沒發現牙膏泡沫是綠的，一面努力回想我的洗手台是什麼顏色，大概一直是綠的吧，我不太確定。接下來，我沒把握我的牆壁是不是原本就漆成芥末色，我懷疑昨天是否錯買了菠菜土司，至於咖啡豆，可能是特殊品種。好吧，就算是全世界都是綠色的，那也沒什麼大不了。白色的面紙和綠色的面紙一樣都是擦完了便扔掉，習慣了就好。

直到因為把紅燈全看成綠燈而夾在變形的車子裡等待救護車時，我才感到事情有那麼一點嚴重了。我開始去討好這個綠色的世界，發現最後的秘訣是模仿。提高自己對周圍人們的敏感度，別人做什麼我就跟著做。綠色的眼球已經夠不幸了，我可不想因為顏色導致思想異於常人，而在精神病院度過餘生。

但偶爾看到鏡子裡，自己眼球上亮亮的一層薄綠，像深處有一株軟軟水草的湖，看得沉迷了，鼻尖會碰到鏡面，呼出一塊怎麼揩也揩不掉的霧。有時甚至想把它拿出來好看得清楚一點，或用舌尖輕輕地沾著那層綠，幻想也許是甜膩的薄荷糖漿。但一想到「挖出眼球來看」的弔詭，便覺得有些可笑。

偶爾想到在那個早晨之前我做了什麼，老實說我記不大得了。好像是在女友的慫恿之下把頭髮染成金色，說是要紀念和男友分手滿月之類的。早知道就不花那個錢，染完不到一天我就頂著滿頭的清蔥住進了醫院。

你不必用那種悲憐的眼神看著我。最近我在想，其實我的世界可能比你的更美。你一定從來不知道綠色可以有那麼多種。以前世界總是太鮮豔了，以致我居然忽略掉所有的顏色。而現在，我卻不得不珍惜而細膩的欣賞綠色，直到他們替我動了車禍之後的腦部手術。

那是麻醉退去的第一天，我張開眼瞪著醫院白色的天花板，上頭有黑色的皸裂和透明的水漬，兩點鐘方向則是一塊灰色的天空。我眨眨眼，還好揉出兩小撇綠色的眼屎，不然我還以為我的人生變黑白了咧。過了好一會兒才發現不太對，不過什麼是對？好像沒有個準則。向護士要鏡子，認憑看得扁了鼻子也沒有什麼覆在眼球上的薄荷糖漿，唯一的改變是爲了方便開刀而剃光的頭，顯得很單薄。

因此，我最後的結論是（如果一定得有結論的話）：就像大部分的青少年，我爲了遮住腦袋內的藍色，在腦袋外染了黃色，沒想到因此有了一雙綠色的眼睛。不同的是，從此我學會了討好，而他們，根據他們的說法是一全世界都發霉了。

..... 《聯合報文學獎一九九八卷》聯經出版社
極短篇小說獎第一名

賞析：

李秉霖，1979 年生於台北，政治大學歷史系，此次為初次投稿。

這篇〈綠色〉是一篇很有趣的小說，魔幻寫實的手法，讓文字充滿充滿新鮮，文字清新、簡潔、想像力也很豐富。

一般來說，極短篇為一千兩百字左右，篇幅雖短，但小說的特質又必須在裡面，難度是較高的。題材短、爆發性強、文字力度要夠，在形式與藝術上的平衡，才會出現比較好的極短篇。

在一陳不變的生活中，總覺得缺少些什麼，有一天突然換個「有色」的眼光看待世界，所有的事情翻轉出不同的角度，反而能有新的見解和想法。

「一覺醒來，所有的東西牙膏、洗手台、土司、咖啡豆，全都變成了綠色。」而又因如此，把紅燈看成綠燈，出了車禍，進了醫院，動了腦部手術。最後的分析是，藍色的腦袋和腦袋外的黃色混和，想不到因此有了一雙綠色的眼睛。這種出人意表的趣味，正是這篇小說成功的地方。這種顏色的混和，色彩的偏離，有時正是人的一種固執和偏見所產生下的影響，暗喻著某些對人反諷的意味。在正常的顏色下，也許看不清事情的真相，等到失去真正的色調，生活走調，才知道這種「有色眼鏡」下的事物，其實都「發霉」了。

—品味時間—

1、這篇小說中，你對於一般人習以為常的事物和習性，你會附和嗎？

還是會堅持自己的做法？

2、在現實生活中，你偏愛哪一種顏色，為什麼？

3、你認為生活的「顏色」，可以暗喻什麼事物？